

李龍集

署 趙誠格



八一答問自序

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陶靖節云、疑義相與晰。杜子美云、重與細論文。昔班叔皮與尹敏相遇、寢食俱忘。何點兄弟、與孔稚珪、張融等、草茅過從、衛叔寶、與張華、裴頠、爲清淡之約。以及深源嘖嘖、平子絕倒、暢談一夕、勝讀十年。蓋與鱣堂講經於伯起、載酒問字於子雲。盧鄭講授於馬帳、籍湜受業於韓門、白鹿洞、朱陸異同之辨、湛若水、黃宗賢、就正於王伯安者、皆與聖賢講習會輔之功、無二致也。邇來日下諸君、公退之暇、不時歡宴、且以四時佳節爲名目焉。傳柑之酒、始於新正。上元則仿梁園鄒枚雪月等賦。夜遊則仿李青蓮春夜桃李園之宴。三月、則倣右軍蘭亭序。顏延之王融曲水諸遊。王子安浮江宴。王摩詰逍遙谷之讌集。夏則效吳季重南皮之沉李浮瓜。李太白從諸弟登龍興閣。蘇子瞻西園雅集圖。李文饒平泉草木文酒之娛。七日、則泛盧昇之綿州之舟。及梁肅雲門之棹。中秋則如顧野王之遊虎邱。王勃之遊蓮池。宇文德之宴山亭。九日、則仿閻伯嶼之宴滕

王閣與孟參軍龍山落帽之故事者。更比比也。冬日之會。統曰消寒。或爲劉裕之樗蒲。或爲三思之雙陸。或牽上蔡之狗。或鬪齊王之雞。或打三郎之毬。或縱張延符之鷹犬。或鬥賈似道之蟋蟀。以及堂上呼盧。喝六作五。賭射圍鑪。並葉子戲。至有如劉毅一擲百萬者。踵事增華。伊于胡底。求所謂詩酒談讌。辨難經史。如司馬君實之眞率會者。渺矣蓋寡。倘有若陳伯玉薛大夫之上亭宴。李謫仙裴郎中薛侍御之讌集者。亦當世之雅觀也。乙酉冬。居停主人穆門比部。梯孫翰檢。約同鄉在官者九人。九日爲一會。分讀史漢。各加評點。至期互相質証。洵盛會也。余一介冬烘。不惟不能執牛耳。以長諸邦。並不得附庸風雅。從諸君歆血堂下。以觀葵邱九合之盛。誠爲恨事。而素稱知己。如李習之與韓退之。李端叔與蘇同文。李若水與韓億其人者。若晨星三兩。點綴江湖。客星天末。誰與言歡。管城子乃脫帽而進曰。子以爲無以禦冬乎。夫不有所謂編與燈乎。子以爲無與爲朋乎。夫不有所謂影與形乎。子以爲孤陋寡聞。無人問難乎。夫不見東方之答客難。子雲之解客嘲。孟堅之答賓戲乎。夫窮愁著書。古

人所云。君家前輩。代有其人。猶龍柱史。道德五千。釣鰲仙客。對影成三。永和百城。鄴侯萬軸。南面自雄。煨芋誰偶。華也弔古。翺也懷幽。玉溪獺祭。誰與爲儔。善注蕭選。贅著雜說。懷麓榕村。等身著作。百家諸子。四史三通。鬼神來告。落寞何曾。余聞曰。善。咨爾管城。約我形影。伴我編燈。爲我肅客。惟影與形。朝醞影以。毳飯夕飲。形以。晶羹。管城曰。諾。惟命。是從。於是。以我問我。仍以我答。我。我。與我。相周旋者。皆以管城子。作喉舌焉。爰著爲八。一答問若干首。八一者。九九之數也。昔尤展成。作五九枝譚。自序云。曷言乎五九。自冬至日。至冬盡日。諺所謂五九也。吾從衆。人有以八。一問答詰余者。則將應之曰。吾效尤。

光緒乙酉臘月。辭司命前三日。龍石道隱。自序於二。可又銘書室。

八一答問卷上

龍石道隱著

問老氏之徒遍滿天下道德五千果足亂天下否答曰今之老氏皆非老子之徒也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之爲靈昭昭矣乾卦六爻取象六龍以其變動不居也老子果何如人品而得孔子之稱譽如此嘗讀道德五千言而得知足知止之義焉其曰無形無聲者卽儒之所云無聲無臭也其曰祥生止止者卽儒之所云成性存存也漢揚雄著太元法言取道德之語爲多是老之爲教有與吾道相發明者豈神仙方士之流所得竊似也哉漢之文景以黃老爲治不虛也降及後世老子之教漸失其真留侯之孫張道陵遇老子元孫李譜文授以天師符錄道陵沒以玉符玉印各一傳其長子衡而天師之名以起拓跋魏興崔浩立天師道場寇謙之杜升庭等各衍其教如王右軍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者借五千言爲清淨法門領袖羽客狂流妖書怪誕往往以老子爲鼻祖老氏之徒散滿天壤自祖龍好神仙求秘術於盧生孝武求神君祀長陵之女子李少君能祠竈以却老記柏寢於齊桓公孫卿

傳申公之鼎書攀龍髯於黃帝於是少翁以鬼神方進矣欒大因樂成侯進矣公玉帶以明堂圖進越人勇之又以巫鬼之說進矣他如黃鍾史寬舒所授方術莫不託老子之教爲宗若淵源之有自焉然其去老子遠矣夫清淨無爲老氏之本旨也後世反以老氏之教爲仕宦之階唐憲宗以方士劉泌爲台州刺史武宗築望仙觀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明成化間李孜省以符水得幸令掌通政司事嘉靖日事齋蘸自號長生聖智帝君蹈有宋道君故轍以方士陶仲文爲禮部尙書此輩勢利之徒早喪盡道德本旨猶曰登老氏而北面受教老氏有知必將擯之門墻之外矣他若餐芝絕粒煉汞成丹巫錦得鼎白茅受印磁石相拒旌旗自鬪者流此不過與帛書飯牛雞血磨針爲文成五利之應聲蟲而已其實皆老氏之罪人也近來席豐履厚養尊處優者自以爲富貴顯榮皆所易致恐天不假年福難久享或習導生之術或傳辟穀之方每藉口於陶貞白之導引李鄴侯之耽黃老學煨芋燒梨之故事者且比比也由此觀之則老氏之教不但儒者託以逃禪亦且英雄藉爲退步彼

劉向王褒不諫碧雞金馬李廼王旦不諫天書之失俱未可厚非也已吾故從而爲之說曰
亂老氏者方士也非儒士也闢老氏之教者老氏之徒也非孔氏之徒也

問天下談士聚訟紛紜習儒術者競言闢佛佞佛教者動而訾儒天下嗷嗷何時能已答曰
儒自爲儒釋自爲釋孔自爲孔佛自爲佛各行其是並行不諄可也昔孔子與竺乾同時而
生一在東土一在西域彼此相去奚啻萬里漢明帝永平八年求書天竺佛法始入中國自
是而後世主有輕萬乘之尊皈依枯骨者矣梁主蕭衍捨身同泰寺陳主霸先捨身大莊嚴
寺魏宣武親講佛書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建永明寺魏孝明又遣使西域求佛書唐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留禁中三日懿宗置戒壇度僧尼迎佛至京師帝降樓膜拜流涕霑臆
所謂靡有用之費養無益之民者莫此爲甚至如元順帝行西僧房中運氣之術明成化惑
異端僧繼曉以邪術進用尊爲善世發內藏庫銀建造佛寺此又以佛家清淨土作俗家污
穢場名爲敬佛實則污佛也且與人無爭者佛也今則與人爭利矣與世無與者佛也今則

與世爭名矣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者佛也今則六根雖淨七情不絕矣於是因孩提嬰疾許爲佛門之弟子者有之或積惡深重廣施檀越以圖懺悔者有之或文武官弁逃名報故大俠巨盜竄跡江湖削髮披緇以梵經佛國爲天下之逋逃藪者又有之而詩書之子多行不義清夜捫心負疚衾影往往忤於因果報應之說以求慈悲解免之路且以孔子獲罪於天無所禱之言爲不足信反以陶靖節之於惠遠李長源之於懶殘韓柳之於大顛浩初蘇黃之悟參禪接交佛印輩爲藉口之資是不但爲聖教之罪人當亦佛教之罪人矣至於紈袴之流殘忍之夫以腐爛時文僥倖絀組驕奢淫佚無所不爲如何曾元載一食萬錢宰割鼎烹日供大嚼有語以殺生造孽者彼反以孫吳羸項關壯繆岳武穆之殺人爲解而睥然不顧跡其行事比張角黃巢爲尤忍擬其居心視劉徐張闖爲更慘猥欲以此號於人曰吾信聖教而不信佛教者也奚可哉奚可哉使西方之聖人與東國之聖人詬面不和者皆此輩惡徒階之厲也是以戎衣殿上聽老子手格父母誦孝經其理豈有二耶善哉林西仲之言

曰有韓退之之見然後可以闢佛有柳子厚之見然後可以嗜佛也鄭板橋之言曰和尚茹葷爲佛教之罪人秀才作壞亦聖教之罪人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是知一教之興必有一教之流弊當其既行雖聖人弗禁唐武宗毀天下佛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周世宗卽位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毀佛鑄錢諡曰吾聞佛法以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尙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大哉王言真令髡徒無從置喙矣若北魏盡誅沙門毀諸佛像塔廟至無孑遺亦未免蠻做太過也朱文公作家禮引司馬溫公以居喪作佛事爲大不孝劉青田書劉禹疇行孝傳後直謂佛家禍福果報之無其事其攻詰可謂不遺餘力矣至於佛之背經叛聖炫異誣民諸大端韓文公與傅奕傳質兩太史論之甚詳吾故不復爲之說也昔張商英欲作無佛論竟日不成一字其妻問之張告以故妻曰旣已無矣又何必論世之沾沾與佛辨者其智反出此女子下矣仍存而不論可也

問貧賤爲人之所惡二者相較惡貧甚乎惡賤甚乎富貴爲人之所欲二者相衡欲富者多乎欲貴者多乎答曰貧之累人甚矣故貧之爲害甚於賤富之移人多矣故富之役人甚於貴世之不辭賤役以辭貧寧不貴顯而致富者比比然也三代而下仕而不爲貧累不爲富移者曾無幾人且旣貴而猶不爲富所移者更寥寥也漢梁商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所入祿俸悉分中外賑濟貧民不告姓氏馬援嘗嘆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不然則守財虜耳所有祿賜盡頒故舊魏程駿歷官清謹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上賜帛以旌其儉德悉以散之親舊他如第五倫賀俸濟貧羸公孫宏以祿給賓客寇恂以秩俸厚施親友宋宏以租俸分贍九族宣秉以俸祿收養內外宗族竇武以賞賜分親族李熹以俸祿周故人元魯山以祿入散孤貧房彥謙以清白遺子孫以及劉德威李百藥盧懷謹等皆以平生祿俸分給宗黨親故家無餘財而子孫皆長享富貴累世不絕蓋其儉以成廉德以載福故其食報之隆如此或謂鄙吝之極必生奢男以諸公之儉約而不生奢男何也余謂此蓋爲富而

慳者言之非爲梁馬諸君之潔已好施言之也後世以富貴爲龍斷者罔市利治田宅直欲作祖龍長城萬世計姻婭賓客非豪右膺仕之徒卽蠅狗鑽營之輩偶有急公好義之舉至有蘇秦舌敝張儀脣焦隨何陸賈智盡喉乾而楊朱終一毛不拔者迨至銅山臭盡金穴塵埋燕子樓空門庭瓦礫勳華子弟櫛櫛者多囊澁金盡一無生計或降爲輿臺或乞食街市當年奢麗化爲冷風數年之間幾家代謝可慨也夫然推鄙吝者之心能生奢男爲其敗露萬不爲梁馬諸公好施之事蓋貧而丐者以一錢爲命富而慳者亦以一錢爲命各行其心之所安耳

問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僭用天子之禮樂而不爲奢管仲有三歸之臺塞門反玷有九合之功孔子許其爲仁晏平仲澣衣濯冠而朝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其顯君相業亦有足稱汾陽奢華甚於元載而不害爲賢王李德裕萬錢下箸等於何曾而不害爲賢相盧杞平生節儉不進姬妾仍不掩其奸諸子果孰得孰失答曰大臣當國在有利於君不可有利

於身在爲民興利不可與民爭利奢與儉皆末也大學引孟獻子之言左傳載季文子之事
誠得大臣之體矣蘇子謂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以其以魚鹽富齊與民爭利故耳由是
觀之桑宏羊之滅族孔循誅死韋堅王錡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有以也夫然以鼂
錯之積儲劉晏之理財能利國而不能利身猶有殺身之禍其他可知也後世權算之臣握
計之士權鹽權酤頭僧箕歛雞豚織灌儕伍凡民反以曹參之清靜公孫宏之節儉子桑伯
子之行簡爲藉口是直欲以許行並耕之說易天下而以冠裳乞丐齊天下也不惟周公管
晏所不取而亦鼂劉桑孔之罪人矣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像人而用之也昔何
比干治尙仁恕活者數千人上天賜策以廣其後子孫佩印者九十九人于定國之父歐陽
文忠之父皆爲獄吏多陰德及人於死中求生故皆享其報如此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蓋上帝有好生之德殺機一生便拂天意唐虞五臣庭堅
不祀以其爲刑官也司馬溫公句云自來士官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言之凜然淡而有

味陳平云我多陰謀吾世卽廢亦已矣自古名將鮮有能善其後者孫吳白起其尤著者也
秦皇之阬趙卒項王之阬秦卒雖天道好還以暴易暴而身死國破子孫滅絕報亦慘矣可
知殘忍之禍雖帝王不能善其後矧其下乎漢霍光廢昌邑戮其從官二百餘人東坡謂其
中必有謀光者光因誅之其子孫亦以族滅唐牛僧孺以一己之私誅悉怛謀二百人於境
上而卒罹於禍宋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太祖恨之曹彬伐江南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
善哉仁人之言也神宗信王安石用王韶之策致高遵裕兵敗戰沒六十萬人帝至遶楊而
行孝宗倚張浚爲長城符離一潰殺人三十六萬浚僅罷免爲戎首者將何以償數十萬之
冤魂也史記酷吏傳數人皆誅死甚且族沒仇家燬其尸昔杜子美踞嚴武床上睨之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若以酷虐之吏不宜有此子者可知以刑殺人與以兵殺人及以權殺人其
罪一也可畏也夫

問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然仕而不免於貧者往往有之崔沔儉約自持祿廩

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李熹俸入悉周故人所居僅蔽風雨沒之日家無餘財元魯山俸祿悉散孤貧仕滿笥存一縑駕柴車而去王都中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拜大司農祿賜悉供族黨家無貲財他如范史南之休假單步任彥昇之死無以葬者且比比也至若張釋之以貲爲郎十歲不得調嘆曰久宦減兄之產不遂欲自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病免家貧無以自業二子原非爲貧而仕若因仕而轉貧者尤不可解答曰孟子之論爲古人言之非爲今人言之也且古人爲貧而仕專爲養親一節非爲家貲厚薄計也今則不然一登仕版卽治宅第營田園車馬衣服妻妾僮僕窮極奢麗揚揚自喜偶有親故流落在外踵門告貸不惟無顧瞻於人反以夏楚威嚇逼令速還鄉里故邀不顧私親之名以爲嚴正夫豺狼在山遇有行人不論美惡逢着便喫此等行爲何以異是使崔李任范諸子生於今時則必以爲矯情使季南長卿兩人生於當世則必以爲拙宦故今之仕而貧者皆仕而富富而籍沒者也豈有

仕而仍貧者哉諺云紗帽下無窮漢信然故吾謂今人之療貧勝於古人古人之致富遜於今人古今人之不逮奚啻霄壤

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燕王噲之於子之固謂之好名矣如曹子臧吳季札晉申生衛公子郢亦近好名否答曰名者實之副也與實副不爲好名名不副實斯爲好名平情而論不但曹臧吳札申生三人各行其心之所安卽公子郢昧於大義不慮爭端致有以孫禰祖以子拒父之禍而原其本心亦未可厚非也且三代而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名之誤人甚矣哉故不惟矯情欺世者謂之好名卽逃人避世者亦謂之好名堯之巢父許由禹之卞隨務光商之伯夷叔齊周之長沮桀溺逃名則同而立名各異蓋虞夏之時岳牧元愷並立於朝巢許隨光卽不沉淵洗耳亦不能有補於放勛文命之主立名於五臣十六相之間當時如被衣靈陶然湛輕玉諸賢猶未聞奏績於平地成天雲棟松扉之下况巢由卞務乎觀其日月燭火之喻可知矣夷齊立千古忠孝之極清風大節通三光而塞兩間

固非以死沽名者可比若沮溺輩純是逃名一流人物使當日無孔子之過千載而下誰復知有沮溺兩人哉後世假枕流漱石以鳴高者不爲北山之周彥倫卽爲終南之盧藏用求如殷深源房次律之半截人者曾不易得而以潘安仁之閒居賦與陶靖節之歸去來辭同日語也得乎東漢節義之風始於嚴光子陵與光武有高光甘盤同學之舊所以不能相助爲理者蓋自問其平生所學極其功業不過與鄧仲華馮弟孫相埒極其寵榮亦不能居卓茂王霸馬文淵之上固不如羊裘釣竿之高尙也後人咏子陵詩云一着羊裘便有心雖云近苛亦道其寔也晉何點博通羣書宋齊兩朝累徵不起少時與梁武有舊及帝踐阼賜以鹿皮冠手詔徵之召見華林園欲以爲侍中點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尋辭疾歸陶宏景齊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上隱居茅山華陽洞梁武帝早與之遊卽位徵之不出然大事每來咨詢時謂之山中宰相二子之事與光武子陵略同然以陶視何較稍遜耳後世假名山爲捷徑如嚴介溪鉛山讀書之室者到處皆然何山中宰相之多也至若田駢不宜而貴

食千鍾齊人比之鄰女不嫁而生七子則更不足道矣

問世風不古人心澆漓僞學日增真學日少山林藪澤抵掌而談章甫縫掖岸然道貌矯情干譽立異鳴高於世道人心兩無所補此等流輩謂之隱士乎謂之高士乎答曰高隱中皆無此輩非僞士卽華士也昔太公封于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爲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乎此與趙后問何以不殺於陵仲子同義且高士與華士亦自有辨彼顏闔之鑿坏李業之石厂逢萌之挂冠袁閔之士室皆有託而逃姑不具論如漢之管幼安唐之張志和晉之孫登宋之林逋元之倪瓚明之姚康方虎玉等所謂得失不知治亂不聞超然物表遊方之外者也至於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陶淵明陳希夷邵康節一流人物則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季漢龐德公隱居峴山劉表累召不赴乃造訪公耕於隴上妻饁於前相敬如賓表曰先生不受官祿何以遺子